

第十二回 有錢時醉漢偏醒 遇難處金蟬脫殼

詩曰：

性躁多應致蹶張，勸君何必苦爭強。
楚猴秦鹿群蹤滅，漢寢唐陵衰草黃。
鬥智儼同螻蟻合，奮身不異蝶蜂忙。
縱然銳氣沖牛斗，松徑泉流臥石羊。

當夜，若素小舟歇在尤家門後首私河裏，娶親的大船歇在南邊官塘上。衾兒抬到舟中，還是黃昏。庫公子心上如獲至寶一般，又怕大娘知風生事，就對水手說：「吉時尚早，你們一邊飲酒，一邊放船。」眾人乘著興頭，篷大水闊，一溜風頃刻行二十多里。

到了子時，審文喚伴娘，扶新人出轎。燈燭輝煌，衾兒偷眼看時，吃了一驚，正是前日他罵的麻鬚鬚。懊悔不曾帶得裁紙刀來。見儂相掌禮，審文對拜，如夫妻禮數。扶到房艙，飲過合巹，坐在床上。審文喝退眾人，閉上門兒，替他取下珠冠，笑道：「小姐，我與你好緣分也。」把燭一照，半晌道：「呀，你不是小姐。」衾兒低頭不答。審文雙手捧住衾兒的臉，嚮火一照，道：「果然不是，掉包了。你好好對我說。」衾兒道：「你叫是就是，叫不是就不是，難道一個人變做兩個？」審文見他驚聲嬌吐，慾心火熾，就親了一個嘴，替衾兒脫衣道：「我前日廟中見小姐，是龍長面，你是粉團面。你又罵我一聲，我今日且抱你瀉瀉火，償了罵我的罪過，不怕小姐飛上天去。」把衣裳亂扯。衾兒聽見這話，已知難脫，祇得騙他道：「今早月信初來，請緩一日罷。」原來審文素愛潔淨，最怕這事。聽得手軟了，卻又掃興不過，發狠起來，喚齊家人並女伴，齊下了小船，趕回舊路。無奈逆風，行到尤家，已是半朝。

且說卜氏，曉得丈夫不肯作家，藏起財禮銀二百兩，待他酒醒，把上項事對丈夫說知：「如今若素存銀四十兩，送你買酒吃。他既走開。倘庫家來追究，是賴得過的。」汝錫驚疑。清早起來，夫妻正在計議，門外趕進三個婦女來，竟不開口，到處亂尋。卜氏明知原故，卻縱容他搜著，使他不疑。假意問道：「你們內中兩位像是昨晚伴沈小姐去的，遺忘了甚麼對我說，取去就是，何必這般光景？」那幾個竟不回答，東逗西逗，到處張望。

不多時，庫公子領著一班人闖進門，高聲叫喚：「還我沈小姐來！不要弄到吃官司出醜。」酒鬼迎出，拱一拱道：「賢甥婿為何帶許多人到舍間來？」庫公子道：「你掉包哄騙我銀子，嫁差了人。」汝錫正色道：「呀，費了多少心，勸得甥女嫁來，是十分好意，你祇討一個，詐我兩個不成？」審文道：「我十八日在海神廟見過，所以認得。」汝錫吃驚道：「從未出門，講這謊話。」祇見三個婦女走出來道：「並沒有第二個。」卜氏也隨出來探望，立在屏門後聽見了，說道：「前日海神廟燒香，你舅公在外飲酒不知，是老身同著自己女兒，並沈家、朱家兩個甥女，四乘轎來的。昨日嫁的是大姑娘小姐，想是你認錯了。」審文道：「那一位令甥女，是什麼朱家？今在何處？」卜氏道：「是二姑娘，朱祭酒家的。五日前，姑爺著人領入京去了。他是受過聘有人家的。」審文不信，道：「他許多路，為何到這裏？」卜氏道：「因大姑娘住在他家，聞得沈甥女在我家，二姑娘著他來接沈甥女入京並看舅母，所以來此已一個多月。前日，因沈甥女要嫁與賢甥婿，他獨自回去了。」審文道：「船裏的既是沈小姐，為何前日燒香，卻是青衣素裝，隨在後邊？」卜氏道：「他是犯官之女，朝廷現追上萬銀子，隱居在此間就有衣飾，怎敢穿著？隨在後邊者，沈家甥女是本地人，朱家甥女是遠來，是讓客也。若是他人，為何在我家？若疑下人，為何把轎子抬著？」審文啞口無言，銀子又悔不得，反請舅婆出來見禮，祇得說一聲：「得罪了。」抬起頭來，卻是前日擠他一把的。滿面羞愧，與汝錫拱手而別，來到小船，半疑半信，肚裏也飢，身子也倦，再打發人四下細細訪問。自己吃些飯，在船中睡覺。至近午，眾人來回復：「從沒有朱小姐來。」審文忿忿，竟到城內對縣官細訴。鋪一張狀詞，告他設美人局，誑騙銀一千兩。上蔡知縣，好不奉承，即刻飛簽拿究。審文出衙門，祇見大船上水手來報道：「昨夜相公下了小船，我們辛苦，都去睡著。今朝新人竟不見了。尋到尤家，他說不曾回去，特來報知。」

看官，你道甚麼原故？衾兒見庫公子忿忿下了船，暗想他的口氣，不是個好人，我在此決然奚落。如今趁無人防備，走為上著。遂掩上房艙，箱內取出男行頭來，將頭髮梳好，把網巾束著。那些船上人辛苦了半夜，吃些酒，都去睡了。卻喜得沒有丫頭。你道為何？原來怕大娘識破，故此不敢帶來。祇帶得一房男婦，是父親寄書帶上京的，又叫他隨兩個伴婆到尤家搜獲去了。衾兒見此機會，輕輕開了房艙，再開榻子，探頭一望，卻旁在塘岸邊。又喜寂無人影，轉身到房，戴上帽子。繡鞋之外，重重纏了許多布，穿上鞋襪。脫去女裝，著上男衣。取了自己帶來的銀兩並一個繡囊，看見桌上珠冠簪珥，想道：我去了，這些船上人拿去，少不得推在我身上，不如自取，實受其名，也稍釋我親我一口之恨。遂折疊起來，藏在身邊。吹熄了燭，扣上艙門，到外艙來。見許多果品擺著，恐路上餓，袖了些。遂開榻子，悄悄上岸走了。

庫公子不知就裏，今見水手來報，大驚失色。急急趕到大船上，見床邊滿身衣服都在，祇不見了珠冠首飾。駭然道：「不信脫精光，祇戴著珠翠投河自盡。」又著人四下撈救，一邊挨訪不題。

卻說卜氏見庫公子去後，夫妻歡喜。到了午後，祇見兩三人走來道：「庫相公可在這裏？」汝錫道：「不在這裏。」那人道：「你家小姐今早不見了，可曾回來？」汝錫道：「小姐昨晚娶去，怎麼就不見？敢是他要守著父母之命，不肯順從，被你們謀害死麼？」那幾個嚇得不顧命飛跑去了。汝錫進來對卜氏說。卜氏肚裏曉得，遂把衾兒與若素商量的話，對汝錫說了。汝錫道：「如今更好，他若問我要甥女，我正好問他討命。」斟酌定了。到了傍晚，忽見兩個公差進來道：「庫公子告汝，今奉本縣簽在此。」汝錫看了簽笑道：「我正要去告人命，反來問我。今日晚了，在舍權宿，明早同進告狀。」

到了明日，同差人入城見縣官，遞上狀詞道：

告狀生員尤汝錫，為告三斬事：舉人庫審文，虺蜴為心，雄狐成性。覬覦甥女冶姿，並未有禮通名，又素無庚帖媒妁。今此，初二夜，統梟劫入塗舟，係搶犯官沈長卿閨女，一斬，謀奸不從，殺死，二斬。拋屍滅跡，三斬。請法簽提。上告。

縣官看了，問道：「他告你設美人局，以假的哄騙他千金，你怎麼反告這謊狀？」汝錫道：「老父母在上，不辯自明。庫審文慮罪難逃，計希抵飾。若說娶為妻，他現有正室；若說娶為妾，焉有兩省鎮撫肯把閨女與人作妾？要抵賴不是搶，為何半夜劫到舟中，不到家裏，又不留泊，反望西急行？他說曾與婚姻，曾發聘禮，媒人是誰？庚帖在那裏？若誣生員誑騙，真的口供，請法簽提。」

美色，要明娶時慮生員自然不允，故更深劫去。又恐生員告狀，問他要人，反誣告一紙。是先發制人的意思。如今，就算騙他，求老父母著庫審文送假的來，一審便涇渭立分。若沒有假的，必定是藏匿不放，要強姦不從逼死拋屍了。事干重大，求老父母執法。」知縣聽了，勉強道：「請暫回，我拘審就是。」汝錫謝了出來。這縣官畏侍郎分上，不敢強出牌，喚一書吏，抄出原狀並錄汝錫一番口詞，著他送至庫公子船裏來。

審文找尋新人不著，未知生死，正在納悶。忽見縣吏遞上一紙，道：「尤家告了相公，本官差來報到。」審文接來一看，大驚失色。又把汝錫口供一看，一發驚呆。嘆道：「我怎麼不上緊索了庚帖？這是大破綻了。他告我藏匿不放，強姦逼死拋屍，我怎麼當得起？如今新人不見，我怎麼辯得真假？」遂折茶儀二兩與來人再具書儀一封，著得力家人送與縣官，說：「家老爺催大相公入京要緊，不及面別。沈小姐其實在船，因尤家沒有妝奩，要嘔出他聘金，故家相公告這一狀。今尤家既以人命來告，我家相公怎肯放妻子到官之理？今既嘔不出聘金，何必與尤家作惡？但尤家知相公去了，反要來刁蹬，求老爺調處。我家相公到京，決然在家老爺處力薦。你討了回音，明日來趕船復我。」打發家人去，就喚水手開船去了。

尤汝錫差人打聽，曉得審文驚走。故意到縣遞一個催審單。又恐縣中差人嚴緝，露出馬腳，卻不去上緊。縣官受了審文之托，巴不能延挨下去。以此，逐漸丟做冷局。尤汝錫做了這事，祇為這銀子，擔了許多干係，連日酒也不吃。自悔道：「我若不貪酒，決不應承這親事，決不容內眷去燒香。我若不醉，娘子亦不敢做此以假易真。」又笑道：「還好，我若醒時，決沒有這膽氣，敢騙現任侍郎之子，豈不誤了外甥性命？咳，可惜衾兒這個丫頭，累他擔驚受怕，不知逃走何方，又嚇得若素黑夜奔走。我的罪孽不淺，此心何安？娘子，我今誓不飲了。自今以後在家，無事多飲幾杯，有事不飲；若到人家，祇飲數杯。」遂對天設下大誓來。又道：「我父母許多家私，都被我花費了，何爭這三百兩銀子，後來有甚面目見姐姐祇我如今還他四十兩聘儀，祇說我另贈他二百六十兩，上京去探問姐夫，也是至親之誼。」卜氏道：「如此甚好。你肯回心，你我夫妻怎敢相欺？前日財禮，甥女祇取三十兩做盤費，又付三十兩與衾兒折妝資，餘二百四十兩俱送我。我見你終日昏昏，故不對你說。今你既有良心，可將二百四十兩送入京中，說一時醉後，誤應承這事，幸喜甥女走脫。今將此銀上來，替完欵件。如此就消釋前愆了。」汝錫道：「此言有理。」遂收拾行李，出門而去。

再說衾兒當夜跨出船口，上岸而走。天色又黑，不知是甚麼所在。一步一跌，弄得渾身汗出，氣喘吁吁。約行了一二十里，天色微明。回頭一看，這一驚不小。原來是鞋弓襪小，路徑高低，雖走了半夜，離著大船不上二三里，那塘上旗杆猶望得見。衾兒慌了，低頭亂走。半朝時分，見個老人家，背著包裹前來。衾兒道：「借問一聲，要到鹿邑，打從那裏去？」老兒道：「小官人，你問得差遠。這裏往鹿邑，有好幾百里，要從項城一路去。你年紀輕，無行李同伴。問這句話，像是從未出門，與那個鬥氣，私自奔走麼？」衾兒吃了一驚，改口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昨日是出行好日，我家小廝同一個朋友先起身，我因有事耽擱了。今早約在前面等，忘了地名，故此問你。」老兒指道：「你若走官塘，嚮西去五里就是。若走內路，嚮北去三里就是陳村大路了。」衾兒接口謝道：「正是陳村。」遂別過而去。心內想道：若遇刁惡的，險些盤詰出來。遂步步行去。

到了上午時分，行過陳村。挨至日中，腳又痛，肚裏又飢。忽見路旁樹下有塊大石，遂走去坐著，把袖中果子取出來吃。嘆道：「我記得八九歲時，父親也是舊家門第，祇因與宦官爭訟，弄得窮了，要央沈老爺說個分上，將我送他。雖然恩養，終是奴婢。後來父母雙亡，有一哥哥，原是飽學，聞得他在京與人作幕。如今天涯海角，舉目無親，不知我前世作甚麼孽障，故今日無依無倚。」不覺淚下。忽想道：差了，路上人望見，倘或猜破，大為不便。拭干了眼淚。又想：如今腳又痛，兩耳又是穿的。幸喜得路上無人留心細看，若到人家，眼睜睜來瞧著，豈非干係？又無行李，今夜要那裏宿？想了半晌，忽想道：我今再挨幾里，或撞著尼庵，或見個單村獨戶貧老人家，祇說等人不著，錯過了旅店，多送他幾錢銀子，暫宿一宵。就把幾兩銀子，央他買些行李，叫隻船送到鹿邑。那胡楚卿既是才子，自然訪得著。縱然尋不出喜新，他在小姐面上絕無不睬之理。

正待要走，祇見兩匹驢子，坐著兩位少年。頭戴方巾，身穿華服，面如冠玉。後邊驢子，坐一個書童。走近前來，衾兒見前面一人，十分面熟。那前面一人，也不轉睛的相衾兒。衾兒越想得像了，問道：「尊兄，貴處那裏？」那人道：「鹿邑。」衾兒道：「啊喲，貴姓可是吳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。兄有些面善。」衾兒道：「兄上年可曾住在上蔡麼？」那人跳下牲口，一揖道：「曾住的，尊姓甚麼？」衾兒也一揖道：「兄別號可是喜新麼？」那人見說話蹊蹺，祇得應道：「正是，你且說尊姓。」衾兒道：「小弟姓衾，曾與兄交易過一件綠蔥花金簪的。」那人仔細一相道：「呀！」執著手，即把衾兒曳轉一步。不曾想著他是小腳，即跌倒在地。那人急急扶起，對面前兩個人道：「你們先走一箭之遠，我問幾句話就來。」

看官，你道是誰？原來是胡楚卿。他自從八月十六夜，在河南省遇著吳子剛，兩個同到遂平，拜見子剛母親，款待數日，就訪問若素。卻曉得他家封著牆門並無消息，不勝浩嘆。至九月初二日，子剛僱了兩隻大船，載著家伙，一隻大船坐著母親，並幾房家人婦女，一隻小浪船，自與楚卿坐著。初三吉日起身。因楚卿撇不下若素，再要訪問，故此與子剛另覓三個牲口，與清書從旱路再走一程，令船隻先行，約在汝陽驛下船。今恰好遇著。

遂挽衾兒並坐在路旁石上，問他何故改裝至此：「莫非前途有人，效紅拂故事麼？」衾兒道：「前途有人，轉是好了。」遂把小姐與自己事情說了一遍。楚卿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今小姐在那裏？」衾兒道：「也改裝與李茂上京去了。」楚卿喜道：「還好。姐姐如今意欲何往？」衾兒道：「小姐選詩，中了胡楚卿，我要到鹿邑訪他尋你。」楚卿假驚道：「小姐選中了他，我就沒相干了。」衾兒道：「彼時你何不來考？我問你，老實說你究竟是甚等人？到此何幹？」楚卿道：「我是平常人，到此訪小姐信息，就同一位朋友搬到我家去住。」衾兒見不說訪他，就問：「你曾娶親麼？」楚卿哄道：「娶了。」衾兒半晌失色。又問：「因何這等速？」楚卿道：「都似你與小姐，不要等白了頭。我問你，如今尋我，是甚麼主意？」衾兒假應道：「我央你送我到京裏去。」楚卿搖首道：「我未必有這工夫。」衾兒著忙道：「你不肯帶我去麼？」楚卿此時，兩隻手執著衾兒的左手，放在自己膝上，笑道：「豈有不帶你去之理？我被你拿板慣了，祇怕你仍舊拿板。」衾兒把臂一縮，道：「啐，青天白日專講鬼話。」楚卿道：「不要說了。你不慣牲口，我扶你將就騎了幾里，趕至前面，下船去講。」衾兒道：「有船更妙，祇是前面的朋友，我與你怎樣相呼？與他怎樣相稱？」楚卿低頭想，道：「我見你嫂嫂。」衾兒驚訝：「這怎樣說？」楚卿笑道：「我與你還是兄妹相呼。前面朋友，我與他說明，自不來問你。你自稱他吳相公便了。」說罷，兩人就起身來。楚卿招手，清書牽驢子來，對衾兒道：「驢子大，恐怕你攣開了牡丹心難嫁人，驢子小些好乘坐。」衾兒微笑道：「活油嘴，未必嫁你。」楚卿道：「果然未必。」清書已牽到，扶衾兒上驢，清書跟著。楚卿上驢先行，對子剛說其原故。子剛稱讚。行了十餘里，到了汝陽驛河口，恰好船到。子剛道：「兄與貴相知一處坐，小弟與家母同舟。」楚卿道：「如此更妙，晚上再換罷。」

各下了船，吃些酒飯。楚卿道：「當初豆腐店寄的字，是那個寫的？」衾兒遂把夫人如何發怒，小姐如何回答，「因你逃走，憐念你，故小姐替我寫這字。誰教你無情不來？」楚卿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是我膽小走了。如今老爺還欠多少錢糧？小姐幾時纔得嫁？」衾兒道：「還少三千五百二十兩，完了銀子，老爺出來就嫁與胡楚卿去。」楚卿道：「我想，小姐必要嫁我。」衾兒道：「他是有名秀才，老爺中過詩的，怎麼嫁到你？」楚卿道：「他會作詩，我也會作詩，小姐也曾鑒賞過的。我替你老爺納幾千銀子，小姐怕不是我的？」衾兒道：「你說娶過了，難道再娶一個？你夫人肯容麼？」楚卿道：「一個是容的，兩個就未必。我愛你小姐，必定要娶的。」衾兒見不說要娶他，又問道：「尊夫人甚麼門楣？可是才貌雙全麼？」楚卿道：「他父親也做個兩省，若不是才貌雙全，我也不娶了。」衾兒默然。楚卿暗笑。又問：「姐姐，你今日若不遇我，宿在那裏？」衾兒遂將或住尼庵，或尋貧老說一遍。楚卿道：「果然高見。但今日該謝我一謝，省得你幾兩銀子買鋪蓋，就與我抵足罷。」衾兒嘆道：「我也是名門舊族，祇因父親好訟，以致顛沛。況你既有妻子，又要娶我小姐，是個薄倖人，後來置我何地？我來錯了。」拋下淚來。楚卿笑道：「這樣不經哄的，當初我在你家，受你若干勒掙，今日略說幾句，就哭起來。」衾兒聽說是哄他，不哭了。

天色已晚，船俱停泊。大船上托過四盤盛果十樣色菜，點上兩枝紅燭。兩個婦女抱過紅氈錦被。又一個丫頭掇一隻小皮箱，中間取出鮮明女裝並一副首飾，對楚卿道：「我家相公說，今日是好日，請相公成親。」衾兒躊躇不安。楚卿道：「多謝你家相公，且拿回去，還有斟酌。」三個丫頭婦女那裏肯？掩上窗門，都過去了。楚卿取梳匣出來道：「姐姐請梳裝。你喜星照命，昨夜庫公子不曾成親，今晚我替你補救了。」衾兒道：「我今日不是私奔，你又不是無家，今纔到舟中就成起親來，後日被人談論，你也做人不得，我也沒體面了。」楚卿道：「有理，教他取了方纔的衣飾鋪蓋過去，祇說你住在後艙，我住前艙，到家擇日做親可好？」衾兒道：「一發差了。掩耳偷鈴，無私有弊。若如此，當初你在我家早已做了。」楚卿道：「一日不見，如隔三秋，難道你這樣忮情不肯了？」衾兒道：「堂堂女子，決不幹這勾當。如今吳老安人總是曉得，也不必梳頭，趁夜無人看見，待我過船去，換吳相公過來。吩咐家人女使，勿露風與水手們，以避庫家挨訪。待到你家做親未遲。」楚卿一揖道：「可敬！」遂喚清書，附耳低言，過大船去。

少頃，開了兩邊柁子，子剛船頭上來，衾兒從柁子過去。楚卿備述其事，子剛道：「敬服這女子，果然有烈氣。」至初九日船到，已是黃昏。楚卿、子剛、清書取燈先上岸。到了門首，見兩扇莊門打得粉碎。正驚駭，祇見三五聲鑼響，七八個大漢，各拿棍飛奔進來。楚卿路熟，曳開側門，往園中就走了，子剛被眾人捉住。

未知為著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曰：

衾兒如飛鳥依人，楚卿似弄珠掌上。閱過此回，覺得嚶嚶嚶嚶，猶在耳畔。